

# 89岁老人闯B站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

89岁的江敏慈一生辗转多地，这次，她闯入B站，在年轻人的世界掀起波澜。

今年4月，这位家住广东的老人在B站注册成了up主。她在自己的首个视频中发问：嘿，大家好。现在年轻人都在玩B站，我也想来当一回up主。可以吗？

江敏慈决定注册B站账号时，孙子有过顾虑。B站上都是年轻人，哪有老年人来玩的？但江敏慈相信，只要有准备，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。

她曾是一名铁路基建工程师。当年考入衡阳铁路学校时，这所学校在广州只招500名左右的学生，其中，女生差不多占十分之一。出生于战乱年代的江敏慈读书断断续续的，后来硬是靠自学高中物理和数学，考上了这所学校。

初中毕业后，家人给她办过婚姻，男方出自一个在美国开金矿的华侨家庭。江敏慈不愿意，准备收彩礼的前一晚，她带了一个麻布口袋，装了一床破被子、一些书和换洗衣服，赤脚走了4小时，到广州亲戚家。她想读书，她认为只有读书，对自己人生自强自立才有用，要是想对国家有点帮助，也要读书。

江敏慈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。早在初中时，她就大量阅读那个年代的先锋读物，《暴风骤雨》《童年》《彷徨》。中学生的她还参与宣传新婚姻法、更换人民币和土地改革。

她回忆，学校组织他们编排活报剧，在街头敲响腰鼓，舞动红旗，把新政策演绎出来，有围观的人议论，乱套了，这些学生简直瞎说。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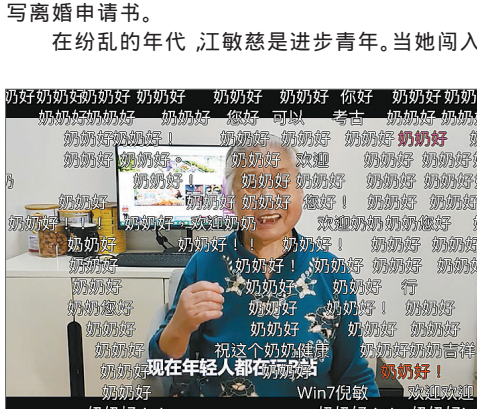
有受家暴的妇女看到后，向她们求助。对方不识字，江敏慈便仔细讲解如何办理离婚手续，帮她写离婚申请书。

在纷乱的年代，江敏慈是进步青年。当她闯入

她回忆，学校组织他们编排活报剧，在街头敲响腰鼓，舞动红旗，把新政策演绎出来，有围观的人议论，乱套了，这些学生简直瞎说。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

有受家暴的妇女看到后，向她们求助。对方不识字，江敏慈便仔细讲解如何办理离婚手续，帮她写离婚申请书。

在纷乱的年代，江敏慈是进步青年。当她闯入



上图：江敏慈在B站。图片来自B站。下图：江敏慈在准备下一次的视频提纲。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/摄

B站，意外受到亚文化群体的喜爱。连她16岁的孙子豆豆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当了两年up主，粉丝才刚万五。奶奶仅用了两天，就收获了10万粉丝。

她把昵称取作“敏慈不老”。视频中，她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分享美食制作的独门秘诀。

弹幕里“奶奶好”的问候打满屏幕。网友如孩童般乖巧，在评论区“搬好小板凳”，等候江敏慈的口述史。

她的声音有力，表达逻辑清晰。6月1日，儿童节，她回忆自己在1941年的儿童节被抢走1元钱，伤心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她不时演出当年10岁女孩稚嫩的姿态。

故事从她的房间源源不断流出。她说，除了做饭、吃饭，自己平时在家中的起居几乎都在这个房间里。

她喜欢自己缝制衣物。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立在墙角，每当视频开播，这台缝纫机就会被挪到镜头前，上面摆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提纲。

网友对竖在桌上的一个人体穴位模型充满好奇。那是她在广州老年大学学习经络课时购入的。老年大学的课程每周一次，每次两节课。江敏慈从来从不请假、不旷课。现在，她已经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。除了经络，她还选修了手机摄影、电脑基础和视频剪辑课程。为此，光是学打字，她就花了一年时间，还重新学了拼音。

有人质疑，江敏慈发布的内容不过是为了流量变现的“财富密码”。

江敏慈告诉记者，自己加入B站是因为疫情期间，她在家上老年大学的网课，宅家无聊，看到孙子在电脑上做视频，一个人又说又笑。她觉得好玩，也想试一试。

江敏慈说，退休后，她就写自传，苦于文笔不好，最后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当她搜索B站弹幕网站，里面的视频看得自己哈哈大笑，一下就合拍了。

对待网络世界，年近九旬的她总是宽容。孙子担心奶奶看到恶意指评不开心，想在自己的账号上澄清，没想到江敏慈主动告诉他，不要在意那些言论。

有人盗取她的视频放到另外的平台更新。向平台举报后，江敏慈想对方应该还是孩子，只要他停止这种行为，便不再追究了。

出名并没有扰乱江敏慈规律有序的生活节奏。视频在空闲时做，从准备提纲到剪辑完成，一共花费3小时左右。她讲求效率，会自己设计粽子模具，找木工制作，她说这样包粽子又快又好看。她一边看电视一边绣十字绣，到了无聊处便在“牡丹花”上走针穿线。对待接踵而至的媒体采访，她也直来直去，毫不拖沓。

中学时，江敏慈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她始终记得那句话：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他回首往事时，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耻。江敏慈说，我不要虚度年华。

# 生命的延长线



托养中心一角。

人状态。

陈睿今年1月6日在一场车祸中头部严重受伤。进入托养中心时，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，有时努嘴或者打哈欠，安卫东知道，那只是她残存的基本生理反应。她的眼睛不再追光，呼吸靠喉部切开的气管。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从切开处帮她吸痰。陈睿的右腿已经出现血栓，左脚脚背一直绷着，双腿肌肉萎缩，皮肤紧包住骨头，没人能看出她曾经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。

来探望时，安卫东习惯把手放到陈睿枕边，有时放音乐，有时放自己录给她的话。他猜测，妻子大概一句都没听进去，但万一呢？

相久大时常纠正家属们的错误描述。植物人和脑死亡，是两个概念，医学上有严格的诊断标准。最通俗的区别是，是否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。相久大解释，前者的大脑还保存部分功能，可以自主呼吸，后者大脑完全坏掉了，离开呼吸机无法生存，脑电波呈一条直线。

植物人是活着的人，这在医学界没有争议。相久大说。

在县医院治疗一周后，安卫东托关系将妻子转入上级医院的ICU病房。因为疫情原因，他一直期待的高压氧治疗始终没给妻子用上。1个多月后，他们再次换了一家医院。对方看了陈睿的病例和脑部CT，建议她去康复医院治疗。安卫东心里暗暗高兴，能康复说明是好事！

转到康复医院他才明白，那似乎是医院的托辞。妻子的情况根本做不了康复，他们只是不愿意收治而已。我们心里也明白，没什么治疗办法，占着医院的床位影响人家收入。

失去意识，没有自主活动的能力，陈睿在康复医院的观察室躺了1个半月后，康复没做上，家人不得不将她转走，人和钱都耗不起了。今年4月，安卫东把妻子转入托养中心。

林红华觉得，托养中心是最好的选择。她的丈夫在外打工时突发脑梗塞，在省里最好的医院治疗了两个月，不见好转，病危通知书收到了好多回。医生告诉她，预期是植物人，最好的情况是能坐轮椅。

最好的情况没有发生。林红华带着植物人丈夫回到老家县城，普通病房不敢收，观察室住了一周，按省医院的药方输液，丈夫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出现全身水肿。

她将丈夫带回家照料，自己学会了吸痰、换尿管、做流食等护理技能。但是那样一个人躺在家里，谁看了都难受啊。林红华见婆婆每天都掉眼泪，任何事都不能让家人高兴起来，你看着他在那儿遭罪，你咋能高兴？

3年前，她和孩子将丈夫从河南老家送来，她自己也成了这里的后勤人员。

林红华的丈夫并不是这里最久的病人。在这个托养中心，最长的住户已经待了3年半，四肢蜷缩着，双臂环抱在胸前，永远也展不开。

## 2

托养中心开了5年，14岁的陈梓睿是年龄最小的患者。他在学校运动时心脏骤停，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。

与其他病友不同，他的腰部和腿能动，经常表现出躺不住的状态。被子连同母亲摆放在他床上的粉色小猪玩偶总被踢飞，他的腿在床沿上磕到淤青，脚会在地板上磨蹭。生病前，他已经长到1.8米，两个护士都很难抱动他。她们不得不用约束带将他的腿绑在床上。

为了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，医生也提出，可以再来医院试试促醒治疗，但清醒过来的概率微乎其微。要不再去去医院试一下，陈梓睿的父亲摇摆不定。前期数月的治疗花去了一大笔钱，他和妻子逐渐接受了儿子醒不过来的现实，决定再生一个孩子。新生命的到来也是一笔开销，他想等那笔拆迁补偿款下来再作考虑。

安卫东也曾纠结过类似问题。医生打了个比方，在医院一年要花销200万元左右，我爱人的生活质量也不会比带回家自己照料提高很多。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何江弘曾表示，植物人如果在家养护，平均存活时间是三到四个月，如果有专门的养护机构照料，平均寿命能延长一到两年。

流行病学统计数据表明，植物人的平均生存时间不到3年，存活10年以上的很罕见。有资料显示，33%的创伤性植物人在1年内死亡，而非创伤性植物人在1年内死亡的比率为53%。

但相久大和同事们看过太多渴盼奇迹的家属。有的家属求来了偏方，吃完一定能醒来，有的请来大师，为亲人祈祷，每日按要求在病床前焚

来探望时，安卫东习惯把手放到陈睿枕边，有时放音乐，有时放自己录给她的话。他猜测，妻子大概一句都没听进去，但万一呢？

相久大时常纠正家属们的错误描述。植物人和脑死亡，是两个概念，医学上有严格的诊断标准。最通俗的区别是，是否需要呼吸机维持生命。相久大解释，前者的大脑还保存部分功能，可以自主呼吸，后者大脑完全坏掉了，离开呼吸机无法生存，脑电波呈一条直线。

植物人是活着的人，这在医学界没有争议。相久大说。

在县医院治疗一周后，安卫东托关系将妻子转入上级医院的ICU病房。因为疫情原因，他一直期待的高压氧治疗始终没给妻子用上。1个多月后，他们再次换了一家医院。对方看了陈睿的病例和脑部CT，建议她去康复医院治疗。安卫东心里暗暗高兴，能康复说明是好事！

转到康复医院他才明白，那似乎是医院的托辞。妻子的情况根本做不了康复，他们只是不愿意收治而已。我们心里也明白，没什么治疗办法，占着医院的床位影响人家收入。

失去意识，没有自主活动的能力，陈睿在康复医院的观察室躺了1个半月后，康复没做上，家人不得不将她转走，人和钱都耗不起了。今年4月，安卫东把妻子转入托养中心。

林红华觉得，托养中心是最好的选择。她的丈夫在外打工时突发脑梗塞，在省里最好的医院治疗了两个月，不见好转，病危通知书收到了好多回。医生告诉她，预期是植物人，最好的情况是能坐轮椅。

最好的情况没有发生。林红华带着植物人丈夫回到老家县城，普通病房不敢收，观察室住了一周，按省医院的药方输液，丈夫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出现全身水肿。

一个关于死亡的游戏迎来了自己的死亡。

它的墓志铭或许可以这样写：为纪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逝去的人而生，因无法容纳足够的死者而死。

每一块墓碑都代表着一个失去的生命。今年3月中旬游戏上线时，开发者如此介绍，这是死于COVID-19（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）人数的可视化。

那时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具有大流行特征还有几天。开发者和后来的玩家可能都不会料到，自己参与记录的是人类在二战后经历的最严重、影响范围最广的疫情。

游戏画面是简单的像素风格。在树枝围起来的区域里，竖着墓碑。每当一位新冠肺炎感染者去世，游戏中就会有新的墓碑被竖起。玩家无力做任何事情，除了独自在墓地里穿行，抬起地上的玫瑰花，放到任一墓前。玩家之间的连结仅限于上一玩家放置的玫瑰会被保留，黑白灰调子的画面逐渐有了色彩。

这场游戏没有输赢，但玩家们永远也追不上坟墓崛起的速度。一小块区域刚刚有了颜色，一大片墓碑又出现在地图上。

一位游戏玩家在视频网站上传了他在3月25日的游戏画面。那天，全球累积446087人确诊，19795人死亡。游戏中有19795个墓碑，5039朵玫瑰被玩家拾起并摆放在墓前。

化身像素块小人，独自走在荒凉的雪地里，你很难不被打动。不分国籍、肤色和职业，那些被病毒击中的人，埋葬在这里，贩夫走卒与科学家或其它大人物为邻。

游戏下载页面的评论多了起来，人们渴望更多玫瑰花，希望游戏中捡到玫瑰花的效率更高一些，也有提问，能否在墓碑上标注逝者的姓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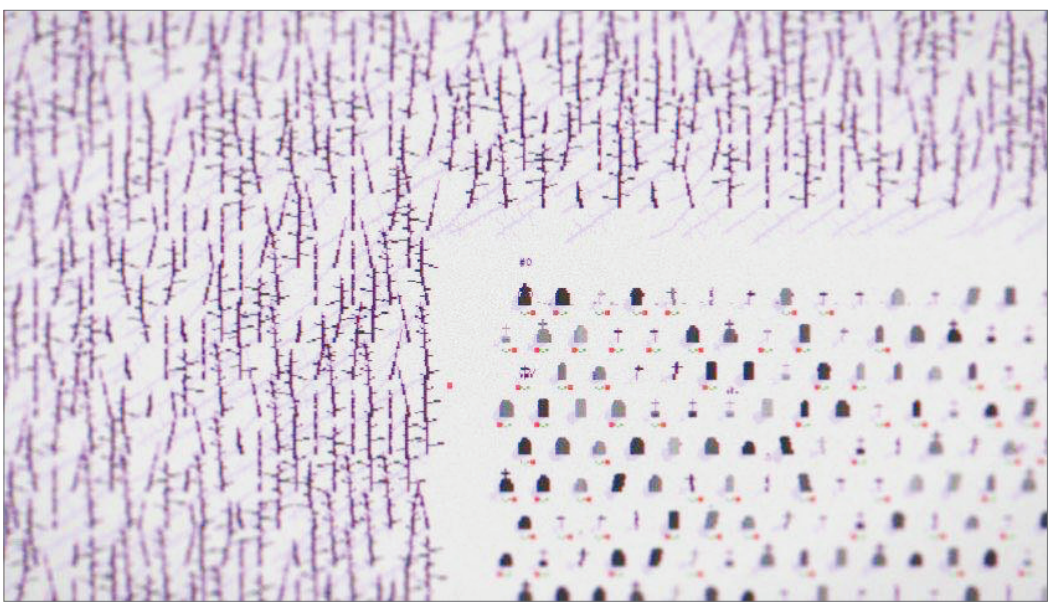
5月，开始有人发现游戏不能下载。5月12日，开发者在致歉信里解释，死亡的人数越多，游戏运转越困难。因为它到了不能再运行的节点，我可要重构成一些东西，或者将它下架。

一名软件工程师读懂了他的操作，也许作者一开始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数量级，所以最初的代码架构设计可能无法运行了。

最终，游戏因无法容纳足够的死者而宣告下线。

## 影音书画

# 别忘记 勤洗手



勤洗手 游戏界面截图。图片由玩家上传

这个数量有多大？我一时连个概数也说不出。

确实，早晨刚睁眼就关注疫情实时动态的日子似乎很久远了。时间淡化了疫情带来的恐慌，生活逐渐恢复正常，特别是，我们喜欢的川菜馆和电影院陆续营业后，无穷远方、无数人们遭受的严重疫情似乎不再与我有关。

顽固增长的数字告诉我，截至8月18日，全

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患者超过2199万例，死亡人数超过77万。而且，科学家们仍称，人类对新冠病毒的很多特点和规律还没有掌握，现在想作出可靠的判断和精准预测，还为时尚早。

我们不可能消除大流行病的风险，但可以为之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来袭做好充足准备。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瓦茨拉夫·斯米尔表示，尽管随着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水平的进步，霍乱、百日咳、结

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患者超过2199万例，死亡人数超过77万。而且，科学家们仍称，人类对新冠病毒的很多特点和规律还没有掌握，现在想作出可靠的判断和精准预测，还为时尚早。

我们不可能消除大流行病的风险，但可以为之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来袭做好充足准备。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瓦茨拉夫·斯米尔表示，尽管随着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水平的进步，霍乱、百日咳、结

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患者超过2199万例，死亡人数超过77万。而且，科学家们仍称，人类对新冠病毒的很多特点和规律还没有掌握，现在想作出可靠的判断和精准预测，还为时尚早。

我们不可能消除大流行病的风险，但可以为之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来袭做好充足准备。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瓦茨拉夫·斯米尔表示，尽管随着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水平的进步，霍乱、百日咳、结

马宇平